

● 第一步进行感情投资；● 第一步向对方证明自己能把事情做好；● 第三步向关系对象证明“绝对安全”；● 这是张仲平运用关系的三个基本步骤，他曾经以为有了这三板斧就能够无往而不利……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以及《新青瓷之窑变》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琢磨的**大学问**。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一定要学会**。

浮石

著

# 新青瓷之 窑变

长篇时政小说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长篇时政小说

浮石

著

新青瓷之

窑变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窑变 / 浮石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04-3000-8

I. ①窑… II. ①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9048 号

---

## 窑 变

---

策 划: 北京博中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作 者: 浮 石

责任编辑: 黎 靖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刘丹丹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张: 28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000-8

定 价: 3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8638

## 序一：生活何处无博弈

黄晓阳

浮石兄的《新青瓷之窑变》即将付梓，嘱我写序。

按说，弄文之人，写数千字的序，不算大事，洋洋数十万言都能写得从容不迫，何惧一篇千字文？事实却是，我最惧的，正是短文。这就如一美女身上有瑕疵，若穿了长衣长裤，瑕疵就盖过了，若是弄个齐某小短裙之类，那就不是盖而是宣示。

说话啰唆抓不住重点，是我的最大毛病。浮石兄的《新青瓷之秘色》出版时，我不知天高地厚，滥竽充了一回洋数，结果下笔数千言。书出来，别说读者看着会叫累，我自己都觉得累。这位老兄也不知为什么老和我过不去，新书付梓，又盯上了我，一定要我再苦役一把。上次是《浮石印象》了一回，尽管拉拉杂杂，总算糊弄过去了，这次不可能再来个《浮石印象之二》，头大之余，只有一条路，捧着书稿苦读数日。

掩卷之时，让我惊叹的是处于小说主结构的两个人物设置：张仲平和徐艺。

正是张仲平和徐艺这两个人物，构成了浮石《新青瓷》的主体矛盾冲突，也正是此处冲突，使得整部小说起伏跌宕，扣人心弦。

徐艺是张仲平的姻甥，张仲平是徐艺的姨父。徐艺是孤儿，由张仲平和唐雯夫妇养大，因此，张仲平和徐艺的有关系，接近于养父和养子的有关系。女记者曾真是徐艺的大学同学，也是徐艺多年暗恋的女人。最终，曾真却投进了张仲平的怀抱，做了情人。于是，张仲平和徐艺，又实际算是情敌。徐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姨



父身边工作，成为姨父的得力助手。后来，徐艺自立山头，同样开起拍卖行，和姨父张仲平抢生意。他们的有关系，便又多了一层，职场对手。

除了这些表层的关系之外，其实还有更深层或者更为隐喻的关系。

张仲平和徐艺，就像镜面人，他们互为镜子的两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可这面镜子，显然不是普通的镜子，而是哈哈镜，两人身上，又有许多截然不同之处。

一个人的成功程度，显然与他对人情的把握程度相关。或者换一种方式说，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而细节的把握，只在乎一个人对世事人情的精确拿捏和准确应对。成功和失败的区别，并不在于你做没做，而在于你想没想到，做没做到位。

张仲平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准备着的人，他的每一根神经，都进入了高度的准备状态，这种准备，甚至不是一种临时的自我提醒，而是一种自觉，一种生活状态，因为娴熟圆滑而游刃有余。

张仲平因为胜利大厦的拍卖生意去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找颜若水，在地下停车场停车的时候，见到两辆检察院的汽车，立即联想到，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可能出事了。换了别人，大概不会这么敏感，别说不这么敏感，张仲平说明了自己的怀疑，让徐艺盯着，徐艺却将这件事干砸了。

徐艺师承张仲平，本来很有希望成为其衣钵传人，只可惜他过于急功近利，因道行尚浅、时运不济，在未能充分利用巨大的社会关系资源时，错拿了人性恶这一伤人害己之利器。

张仲平和徐艺，又互为尺子，彼此能够量出对方，自然也显示了自己。

张仲平办事，滴水不漏，极其敏锐和严谨，这得益于他的思考到位，以及对人情的精到把握。比如他和徐艺共同拍卖胜利大厦，徐艺想玩花招，通过龚大鹏找一帮人来闹事。由于考虑不周，场面一度失控，始作俑者徐艺束手无策，却又不肯认错。张仲平凭借一番逻辑推理，得出准确判断：此事系徐艺所为，而替徐艺出头的是建筑商龚大鹏。要解决此事，必须找到龚大鹏。张仲平找龚大鹏不用自己的手机，而是用徐艺办公室的电话。一个小小的细节，说明了此人考虑问题，步步缜密。

如果徐艺仅仅是办事毛糙，急功近利，办事缺乏计划和条理，那还只是成长的过错，时间能够弥补这种不足。假以时日，多加历练，成熟之路虽然漫长，却也并非遥不可及。从这种意义上说，张仲平和徐艺，似乎也呈现出一种过去和未来的关系。

然而，徐艺身上，有张仲平诸多过去的影子，而张仲平，又绝对不可能是徐艺的未来。或者说，张仲平原本可以成为徐艺的未来，只不过，一个致命的弱点，必然地将徐艺导向了人生的歧路。

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沟通关系是一门大学问。沟通关系的方法原则，大家都懂，做得好和不好，很可能只是毫厘之间，结局却失之千里。

同样是疏通法官侯昌平的关系，张仲平得知侯昌平的儿子侯小平喜欢书法之后，先是替他请老师，后来又拿侯小平的书法作品去拍卖，暗中找人将作品拍下来。至少表面上看去滴水不漏，天衣无缝。徐艺则不同，他拿了六千元钱，直接找到侯昌平，要买侯小平两幅作品。

同样是为了得到胜利大厦的拍卖权，徐艺想尽一切办法，要和自己的姨父抢生意。龚大鹏建议他同姨父合作，共同完成这次拍卖，以此实现双赢。徐艺也意识到，只有同姨父合作，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在姨父答应他之后，他原本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却不懂见好就收，留有余地，而是得寸进尺，不仅要当主拍，还要一根甘蔗从头吃到尾，铤而走险、赚在张仲平看来绝不该赚的钱，结果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交给张仲平去收拾。

成熟是时间的积淀，圆熟是对社会人生的积极思考。任何人年轻的时候，显得粗稚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毕竟，未来还有大量的时间和机会去矫正。可怕的是没有底线和原则，是人性的贪婪并且不给自己留退路。

失去原则的贪婪，是人生最大的陷阱。这个陷阱不是别人给你设的，而是自己给自己挖的。

对此，包工头龚大鹏有一句浅白的话总结得非常好：你想搞得别人没肉吃，别人一定会搞得你没汤喝。

总之，张仲平和徐艺这两个人物，给了读者巨大的观照空间，并能以此为量尺，量出读者自己的人生纬度。

读书不仅仅只是一次自我愉悦，更是一次自我提升，一次自我测量。

当然，书中还有其他很多精彩之处，如婚姻生活，如情感处理，如人性的弱点。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新青瓷”之《秘色》与《窑变》真实地反映了生活中处处有棋局或赌局的现实，夫妻关系、亲戚关系、情侣关系、同行关系、官商关系，因为互相渗透、纠缠以及因为利益的勾联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层次与曲径通幽的深邃，既跌宕起伏又波诡云谲，既有人性善恶道义正邪的博弈，也有战术技能的优劣高下之争。阅读这两本洋洋七十万字的长篇巨制，既是一种感情体验，也是一种学关系用关系的技能培训。一句话，有着深厚哲学素养的浮石，将以文学的方式，带领我们历经一次荆棘塞途同时又如夏花灿烂的生命感悟之旅。

感慨之处颇多，若是一一道来，又会数千言。

让读者累的事，我不能再做了，就此打住。

又是胡言乱语了一番，不能算是序，权当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 序二：自我颠覆，再造经典

黎 靖

每一个成名的作家在读者的心中，都有一部带有他明显记号的作品，譬如王跃文的《国画》，再譬如浮石的《青瓷》。这种品牌记忆对于他们来说，既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我就听过不少人说，《青瓷》在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方面，已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即便是浮石自己也很难。所以，当他的这两部新作，《新青瓷之秘色》和《新青瓷之窑变》面世时，我在惊讶之余，也是有所担忧的。

惊讶的是，浮石不但是想要超越自己所创造的经典，而且是通过这种推倒重来的方式。担忧的是，这样做的难度很大，成功的概率很小。说白了，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名家名作的修订版、图文版、点评版……但没有见过浮石这样举重若重、甘愿花上六年大好时光打磨的重写版，这实在是与商人出身的浮石锱铢必较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不符。

重写，或者是对自己的否定，或者是因为对作品无与伦比的驾驭能力，已经到了武侠小说中常说的那种“心中有剑，一切皆可为剑”的地步。前者需要勇气，后者需要强大的自信。

也许浮石写这两部《新青瓷》的初衷是被逼无奈。因为审查的严格，以他原作《青瓷》来拍摄电视剧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他不得不改弦易张，重起炉灶。可正是

这种逼迫反而激发了他深不可测的创作潜力和澎湃的创作激情。在阅读完他的这两部《新青瓷》后，我的担忧已经全部变成了佩服。我必须承认，他是成功的，他为自己又耸立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浮石原《青瓷》算是一种本色写作，多少沾了他亲身经历的那些坎坷的光的话，那么这两部《新青瓷》已经使他从“偶像派”迅速成为了“演技派”或“实力派”。在经历了出狱、成名的起伏、沉淀之后，浮石的小说不再是去血淋淋地揭露人性的伤疤，去激愤地展现各种龌龊的关系交易，不再像以前某些评论批评的那样“赤裸裸地教男人或女人去学坏”，而是变得更加从容，圆通，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凤凰涅槃之后的人性光辉。

两部《新青瓷》，洋洋七十余万字，给我们构建了一个更为庞大、复杂的关系网络和情感世界。浮石仍然在给我们讲他的“中国式关系学”，官商关系、男女关系，各种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只是不再像原来那样语调平缓、声色不露，而是更加乐意展示他的十八般武艺，以使情节更为精彩、刺激、悬念十足；以使故事发展的脉络更加跌宕起伏、层次丰富；以使人物更加形象丰满、价值多元。而且，《新青瓷》中的许多人物较原《青瓷》来说是颠覆性的，具有更多美好的情感和善良的人性。如果说原《青瓷》侧重于原生态地、浑沌地、不置可否地表达与展示现代都市人如何升官发财、男欢女爱，展示的是社会中大行其道的潜规则把人挟裹前行的力量，表现的是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的挣扎与沉沦的话，到了《新青瓷》，则给如何升官发财、男欢女爱设立了不同的谱系，有了对与错、是与非的明确分界，浮石着力表现的是他们的坚守。

是的，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善与恶、美与丑、法与理、欲望与理智、恐惧与贪婪、升华与沉沦、天使与恶魔，不仅真实地存在着，而且无时不刻不在纠缠着、博弈着，尽管身受诱惑，也曾误入歧途，甚至于不得不顺从于骨感的现实，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自我救赎，它所展示的正是人间正道是苍桑。《新青瓷》的底气接得如此之丰厚与饱满，以至读者无不感受到被强烈的生活气息所挟裹，从而关照自己的生活。至少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全新的、充满挑战的、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更是一次鲜见的灵魂的对话与洗礼。我会不由自主地拿现在的张仲平跟过去的张仲平，现在的曾真与过去的曾真做比较，我更会经常混淆了自己与书中人物的界限，跟随着浮石一起体验和思考着丰富多彩的别样人生。我不得不承认，浮石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变，以及生活轨迹的不可把控。无论书中的人物，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在利益驱动、规则模糊、道德失灵的当下，好或者



坏都是相对的,随时都有可能转化。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你也许知道你要什么,你为之努力、奋斗、拼搏、殚精竭虑,可你得到的未必就是什么。你种下的是龙蛋完全可能收获的只是跳蚤。反过来说,你的坚守却可能守得云开见日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青瓷》还是时政文学与财经小说,但因为浮石敢于直面浑沌的人性,因而轻松地超越了为官求财的术业表象,使他的小说同时具备了一种清新而厚重的力量,必将成为文学界令人振奋的气象。

或许会有很多读者在读完这两部《新青瓷》后并不同意我的看法,浮石的小说从来就不缺乏争议性。“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心中,或许对浮石的小说也有一千种意见。这恰恰是浮石小说的魅力所在。但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从浮石的小说中体会到了什么,领悟到了什么,都将是一笔受益终生的财富。

## 第一章



### (一)

唐雯急急忙忙冲到张仲平车子旁边,发现他那边的车门被撞得凹陷进去,都已经打不开了。她打开副驾驶这边的车门,提醒他赶紧熄火,连拉带拽地帮着他从车子里出来了,围着他前后上下左右看看,见人没受伤,忍不住埋怨说,你这是怎么啦?张仲平挠挠头,又向唐雯摇了摇手,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这时,写字楼的当班保安也冲过来,问道:“怎么啦,你撞人家车了?”

张仲平连忙说是是是,全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十一楼 3D 拍卖公司的,我得去办点事,得赶快走。这是我太太,她不走,车也不走,都留在这里。你联系车主,该怎么赔我们怎么赔,好吧?

保安说好吧,开了对讲机,哇里哇啦地跟他的领导汇报。

张仲平把车钥匙递给唐雯,说你先把钥匙拿着,赶紧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处理完之后联系修理厂修车,我得走了。张仲平假装走到街边去拦车,又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来了似的走回到唐雯身边,说你还是把公司的钥匙给我吧,我不知道等下还要不要回办公室取文件。

唐雯把一直在手里拿着的公司的钥匙递给了他。

张仲平觉得自己挺阴险的,但他使出这一招也是事出无奈,否则,让唐雯开门进到办公室,看到曾真醉醺醺地躺在自己平时午睡的床上,他如何解释得清楚?

张仲平行色匆匆地赶到青瓷茶会所,直奔祁雨办公室。

因为已经是老熟人了，祁雨并不跟他过多客套，只问他大堂里的那件青瓷莲花尊看到了没有，是不是还不错。

这种问题就像是师生共同作弊，答案是准备好了的，张仲平点点头，说真是好东西。

祁雨说：“不瞒你说，已经有好几个人在问价哩。不过，姐夫说这东西跟你有缘，不用管别人，就给你留着。”

张仲平继续配合着演戏，说：“是是是，我从内心里感谢颜总。祁老板你放心，这东西我要定了。你看我们是不是把定金的事商量着定下来？你说个数，我也好准备准备。”

祁雨说：“照道理来讲，这定金嘛，也就表示一下双方的买卖诚意，有个意思就行了。”

张仲平说：“对对对，祁老板是做大买卖的人，知道套路。但是，话是这么说，也还是要请祁老板具体说个数才好呀。”

祁雨笑笑，朝张仲平竖起一根手指头，说：“要不，你给个整数就行了。”

张仲平心里一愣。

定金一百万本来在他的心理承受范围以内，但上午出了徐艺借钱的事以后，他有点犹豫了。因为公司账上也就留了一百万多一点，全付了，他就没有了腾挪的余地。想到这里，张仲平冲祁雨笑笑，伸出一只手，把它摊到祁雨面前，道：“我觉得，这个……应该足以体现我的诚意了。”

祁雨也一笑，再次朝张仲平竖起一根手指头，道：“我觉得，这个……更能体现你的决心，嗯哼？”

这算是张仲平第一次跟祁雨打生意上的交道，他不得不说这个女人真是机敏、聪慧而且犀利。但关键的问题是，他不知道这是她的意思还是颜若水的意思。

就在张仲平犹豫间，祁雨道：“张总是不是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再考虑什么？是再考虑做不做这笔生意，还是再考虑付多少定金？这话绵里藏针，意味着已经把张仲平讨价还价的余地一下子全堵死了。他心里有点不爽，脸上却不敢有丝毫的流露，反而又是一笑，忙道：“不用再考虑了，一切听颜总的。”

祁雨说：“张总你错了，这是你我之间的事，跟颜总没什么关系。”

张仲平点头道：“对对对，那我就听祁老板的。请容我稍微准备一下，行吗？”

祁雨说：“行。”

从唐雯下车到回到自己公司办公室，徐艺一直没说话。直到把自己的身子斜甩在沙发上，他才叹为观止地说：“姨父这着棋高明呀，辛然，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借钱给我，反而愿意给我们买按揭房吗？因为他不需要一次性投多少资金，却能长时间地控制我。”

这话让辛然有点吃惊,说:“你说姨父想长期控制你?徐艺,这是你的想象吧?姨父干嘛要这样呀?”

徐艺从沙发上坐正了身子,摇了摇头,说:“凭他的智商,他不会猜不到,我们找他借钱不是为了买房而是为了在中院入围,是为了胜利大厦。所以,让他借钱给我,相当于让我买枪打他。”

辛然说:“徐艺,艺哥,你这说法也太极端太恐怖了吧?什么枪呀杀的,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在担心你跟姨父的关系,你们是同行,会不会因为竞争胜利大厦而把关系搞僵呀?”

“现在说这事还为时过早,我现在跟他根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他太强大了,我拿什么跟他叫板呀?你看,这钱不都还没着落吗?该付的钱倒是不少。”徐艺说着从沙发上起来,拿出拍卖图录,指着祁家轩的两副对联对辛然说:“呶,你先查一下这两幅作品的成交情况。”

辛然翻出拍卖成交凭证,说:“一副四万二,一副四万五,总成交是八万七千元。”

“这么高呀!又是那两个电话买家?”

“对。”

“别的委托人可以先缓一缓,这祁家轩的拍卖成交款可不能不付,而且得马上付。”

“为什么?”

“祁家轩的女儿叫祁雨,是青瓷茶会所的老板,跟颜若水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不仅不能得罪她,还要通过她接近颜若水。”

“可是,这钱我们已经付不出来了。”

“付不出来了?付不出来了也得付呀,我已经答应了她要马上解决的。”

“要不,还是跟我爸说说吧,请他帮我们想想办法。”

“是呀,你爸要是肯帮我们,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可是,不行。我说过了,在你爸还没有完全认可我之前,我们不能向他开口,这是一条铁律。我们不能轻易地去求他,千万不能。”

“那钱的事情怎么办?”

“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姨父那里想办法。他准备借给左达的钱,是我替他省下来的。找他借钱,我理直气壮。”

张仲平从青瓷茶会所出来,才发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他就近走进一家米粉店,想吃碗米粉先填填肚子。老板问他是吃圆的还是吃扁的,他说吃肉丝的。老板说我晓得你要的是肉丝米粉,我问你是吃圆的还是吃扁的?张仲平说随便随便,快点快点,哦,干脆你给我来两碗,一碗圆的,一碗扁的。

直到一碗米粉下肚,张仲平这才开始感到后怕。如果唐雯早上楼5分钟,她将正好把他和曾真堵在办公室里。他无法想象,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另外,他虽



然一直竭力控制着对曾真的感情。可是,当他发现曾真似乎对他也有了某种特殊的感情时,他对原来的坚守有了动摇。他会跟唐雯离婚吗?当然不会。他会娶曾真吗?当然也不会。可是,在你周围,不到处都是两个女人之间玩平衡木的男人吗?

张仲平吃完米粉,来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朝前走着。

他不敢回公司,因为他不知道唐雯还在不在公司楼下,曾真肯定还没走,唐雯要是跟他一起上办公室,那可怎么办呢?他这才清醒地意识到,该如何撒谎哄人、兼顾两头的日子可能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说现在吧,他理应先跟唐雯联系,第一,他得问问她车子弄到修理厂去了没有;第二,祁雨要100万保证金,偏偏唐雯她妈妈知道公司账上有这笔钱,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徐艺要借钱的事怎么办?先去见曾真也有一二三四条理由,她酒醒了没有?她饿了吗?要不要买点吃的东西给她带上去?这样说来,他还真不能去见唐雯,因为如果见了她之后可能便一时难得脱身了,那样,你等于把处于醉酒状态的曾真一个人丢在了办公室里,那也太不像话了吧?

龚大鹏和何宝迎面走来,一眼就看到了张仲平。

张仲平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竟对他们视而不见。龚大鹏叫住了他:“张总,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今天怎么会这么轻闲呀?怎么没开车呢?”张仲平反应过来说:“哦哦哦,还好还好。车子在做保养,你们这是去哪儿?”龚大鹏说:“我们没事,不就瞎逛呗。张总,我正要问你,胜利大厦拍卖的事怎么样了?我可是等着分钱哩。”张仲平说:“分钱?分钱好,分钱好呀。”这时手机响起,他对龚大鹏示一下意,开始接听电话:“唐雯啊,我在哪儿?我……正和朋友喝茶呢。你在哪儿啊……”张仲平似乎已经忘记龚大鹏的存在,竟一边打着手机一边径直离开了。

龚大鹏倒是奇怪了,嘿,这个张仲平,怎么这么没礼貌?该不会是躲着我吧?他不是在大街上走着吗?怎么说是和朋友喝茶呢?

唐雯告诉张仲平,她已经把汽车送到修理厂来了,他们说得两天才能取车。她先回家了,让他没事也早点回家吧。她说他今天脸色不好,要好好休息休息。今天可是周末。

说实话,唐雯的一席话并不算啰唆,张仲平听了却有点心不在焉。但也不想刺激她,便叹了一口气道,我也想回家休息,可我是商人啊,商人不就得白加黑、五加二吗?唐雯一下没听明白,问什么白加黑、五加二?张仲平解释说白加黑就是白天加黑夜,五加二,就是一个星期,五个工作日,再加两个周末。意思就是说,挣钱不分白天和黑夜,每周工作七个整天。唐雯说,仲平我们得好好谈谈了,我说你能不能不那么累呀?你这样我很心疼。

张仲平本来想顶撞她,说我不累行吗?徐艺表面上是找我借钱,我看其实是想掐住我的脖子。他这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唐雯最后一句话肯定是心里话,哪有老婆不疼老公的?便缓了缓语气,说好了好了,我这会儿正谈事呢,今天晚上估计不

能回家吃饭了,还得晚点才能回家。好好好,没事挂了哟。

张仲平这是在替等下去见曾真打伏笔。

他一直在想她给他的那个吻,她的柔软而有力的舌头,带着清澈而馥郁的酒香。

当张仲平手捧鲜花走进他自己办公室休息间的时候,曾真还在酣睡,整个身体蜷曲着,就像一个婴儿。他把那一束花摆放在她枕头边,希望她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可想一想,似乎又觉得不妥。花是用来看的、闻的,她要是一个翻身把它压坏了呢?那是有可能弄脏和划坏她的脸的。他赶紧把花儿收拾起来,车转着身,想找个地方重新摆放。

曾真翻了一个身,吧嗒着嘴说:“水……”

张仲平连忙到外面饮水机里去倒水,进来,躬身在床边,问:“你醒来了?”

曾真睁开了眼睛,本能地把被子往自己身上拉,半撑着身子,张大眼睛望着他:“呀,我这是在哪儿啊?我……你怎么在这里?”

张仲平把杯子里的水递给她,让她伸手接了,自己顺便拉过一张椅子坐下,说:“你喝了酒,自个儿跑到我办公室里来了。”

曾真眨巴着眼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对,我想起来了,我是喝了酒。不是我要喝的,是我们头儿逼着我喝的,我连喝了三杯,扔下他们自个儿跑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见到你,我跟自己打赌,一定会在你的公司里见到你。”

张仲平点点头,却不敢望着曾真的眼睛,而是盯着她那圆圆的、翘翘的小下巴,用一种平时没有的梦幻般游离的声音说:“我本来不想来公司的,实际上,周末我从来不来公司,今天是个意外,也是……也是一种天意。”

曾真没有吱声,这让张仲平觉得有点奇怪,他眼光上移望着她的眼睛,却见她微微皱着眉头,直瞪着他。

张仲平突然觉得自己的心狂跳了起来,喉咙紧紧的,似乎呼吸都变得不那么畅通了。他使劲地咽了咽口水,声音抖抖地说:“你怎么啦?是不是……头痛?要不要我帮你……按一按?”

曾真摇着头,眼光垂下来,说:“不,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说……这……真的是天意?”

她突然抬起头,已是泪流满面:“知道我为什么一心就想着要见到你吗?因为……因为……我想你抱紧我。”

张仲平起身朝床前一冲,一把将曾真紧紧地揽在怀里。

曾真几乎用了和他一样的力气回抱他,“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你抱紧我吗?因为……因为……我想我是爱上你了。我不想这样,可是……可是我无力抗拒,你知道你有多坏多讨厌吗?”

“我不知道。可是,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一定是个坏透了顶也让人讨厌得不

得了的人。”

“那你……觉得我是不是也是一个坏透了顶也让人讨厌得不得了的人？”

“不，恰恰相反，曾真，你是一个……你是一个……曾真你听我说……”

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张仲平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是被铺天盖地奔涌而至的激情烧灼了还是惊吓住了。他浑身抖个不停，又似乎因为那种发抖而羞愧难当，他应该再使劲搂抱她亲吻她把她扑倒在自己身子底下吗？还是……还是……还是就那样像个傻子似的呆立在她面前，或者说一些不知所云的傻话、疯话？

如果他们两个人都把自己定义成坏人，那他们是不是什么事都能干了呀？

是，还是不是？

这场挣扎经过了可怕的几秒钟，却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听到了两个人的心跳像战鼓一样被擂得咚咚震响，又突然像停止了跳动似的一片寂静。不，这样不行。这样下去，鲜血会凝结不动的，心脏会跳跃得把心房撑破的。是死亡还是新生？他想起了他和她共同经历的那场暴风雨，既然那场暴风雨并没有夺走他们的生命，又何不让这场看不见真的风真的雨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是的，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

管那么多干什么呢？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又怎么样？洪水滔天又怎么样？

张仲平张开双臂紧紧地搂抱着曾真，那个年轻、美好、柔软的身体突然“哎呀”了一声，在他怀里抖颤起来。欲望像滚烫的开水一样沸腾着，他更紧地箍抱着她，恨不得要把她死死地与自己粘贴在一起。她也用尽了浑身的力气，与他一起合谋着努力着，也似乎要把他强行纳入自己的身体。她突然仰起脖子昂起头，往上抽离着自己，寻找着他的嘴唇。他在零点一秒钟之内便理解了她的意思，快速地迎合着她，并立即以进攻的姿态用舌头寻找她的舌头，让它们缠绕在一起，时而相互肉搏时而相互慰藉，彼此舔食共同呼吸。她慢慢地浑身酥软了，像一汪水似的铺陈在床上，连带着他也坠落了。两具身体紧紧地绞合在一起，一股电流同时穿过他们全身，令人震颤而肉紧。他们还没有融化，而融化才是璀璨而彻底忘我的。与此同时，两个人都感到了中间还隔着一层一层的衣物，便急不可待地腾出各自的手来为对方撕扯剥离着。很快，两具因为血流奔涌而炽热的肉体，从棉麻制品和化纤制品的限制与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了。

他一边亲吻她，一边把两只手抄在她的后背，感觉到她细嫩光洁的皮肤慢慢地渗出汗珠，散发出好闻的体香。那是春天土地的芬芳，没有任何娇饰与杂味的干扰，令人陶醉而贪恋。很快，他找到了那片同样早已湿润而丰美的坡地，似乎正哼唱着无字之歌期待着犁铧的嵌入与耕耘。而他就是犁铧，锋利而坚韧。进入的“扑哧”声是熨贴而令人心花怒放的，就像一块石头落在了厚实的土地上。他短暂地停顿了一下，

以老把式的从容与自信,测试与体味着她的温度与湿度。他是知道轻重缓急的,既懂得该在什么情况下与她执拗,并对她左右开弓,也懂得该在什么情况下对她曲意逢迎、体贴入微。很快,她开始载歌载舞了,与他一起沐浴在酣畅淋漓的爱河之中。而他,早已忘了尘世的一切,一会儿像老牛似的哞哞负重前行,一会儿像年轻的豹子似的撒腿狂奔。而她,一会儿被他带领,一会儿又冲到他的前面,挟裹与拉扯着他向着那美妙无比的高峰攀爬着、冲刺着。她的清丽的娇喘在一瞬间唤醒了风和云,会际于山的顶端,呈现出只有使劲闭上眼睛才能看见的七彩霓虹。他呢,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儿嘿哟中,突然感到一股热浪从腹下升起,迅速传递到全身。山的巅峰就要到了,美妙无比的感觉是难以承受的,除非发出胜利的呐喊——啊,啊,啊……

## (二)

两个人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相拥着入眠。

一开始,他们或许只是在激情消退后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干什么而已。慢慢地,极度的松软伴随着疲惫,侵略了他们,使他们渐渐地进入了梦乡。那是真正的黑甜之乡,深沉、温暖而甜美。

张仲平先醒,却不敢动,因为曾真枕在他的胳膊上,他怕一动会把她吵醒。他没想到的是,她其实在他之前十来秒钟的时候就已经醒了,也是不敢动,怕一动会把他吵醒了。

他鼻子痒,只是轻轻地抽了一下,她便立即转过身来了,先快速地望了他一眼,然后把头埋下去,在他胸膛上蹭了蹭,又突然伸出手来,紧紧地抓住了他的两条胳膊,用一双泪眼望着他,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答非所问地回答道:“我爱你,是的,我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我觉得我已经爱你爱了一万年了。”

她笑一笑,又摇了摇头,说:“爱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情,爱……是不问青红皂白的吗?爱如果是不问青红皂白的,它是不是就可以不顾一切?那它是不是具有威力无限的杀伤力和破坏力?”

“爱是有杀伤力,是有破坏力,对,你说得对,爱会让人不顾一切。可是……”他捧着她的脸,深情地望着她,说:“可是,我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呀,张仲平……仲平,你是男人,你比我年纪大,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

“曾真,我爱你,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见面看做是一种天意,我……我们……其实是没有选择的,你……不怪我吧?”

曾真说:“怪你?为什么呀?”



张仲平再次紧紧地拥抱曾真，两个人热烈地亲吻。

突然，张仲平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不管它，仍然紧紧地拥抱着曾真，与她热烈亲吻着。

手机断掉，又响起。

又断掉，又响起。

曾真推开他，让他先接电话。

张仲平有些无奈地起身，见是龚大鹏来的，忙接了，不等他开口说话便说：“龚老板我这会儿正有事，晚点打给你吧。”不由分说便挂了，顺便把手机往床上一扔，又把它捡起来，调成静音。

当张仲平企图再次拥抱曾真时，被曾真伸手挡住了。她说：“我们是不是太冲动了？是的，爱是有杀伤力和破坏力的，仲平，你想毁掉一切吗？”

张仲平说：“我……我不知道。”

曾真说：“要让爱成为一种美好的感情，就不得不想到与爱形影相随的东西——责任。对，爱……也是一种责任。”

“责任？”

叮铃铃的电话铃声响起，两个人不禁一愣，因为这次是座机。张仲平先抓起手机，一看，已有两个唐雯的未接电话，他到办公室去看座机的来电显示，发现还是唐雯。他没接电话，任它响着，轻手轻脚地走了回来，好像脚步声大了，会被电话那一头的唐雯听见似的。

“是她？”曾真问，有点哀怨地望着他。

张仲平点点头。

“你给她打过去吧。用手机，等座机停了之后。”曾真对似乎有点发懵的张仲平说。

张仲平等隔壁的座机断了，用手机给唐雯打了电话：“回不回家吃饭？不是已经跟你说了不回家吃饭吗？你怎么回事呀你！再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行了，我在谈事哩，挂了呀。”

等他返回休息室的时候，曾真已经起床开始穿衣服了。她呆呆地望着张仲平，半晌，才悠悠地说：“这……是不是也是天意？对，这确实也是一种天意。它提醒我，也提醒你自己，你是有家的人。”

“曾真，对不起。”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我们刚才……真是太冲动了。是的，我爱你，我不应该爱你，可我恐怕已经真的爱上你了，她的电话提醒了我，你是有家有室的人，因此，我们……也许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往前走了。”

“曾真……”

“你刚才打电话多么不耐烦，那是你对她心有愧疚感的表示，却让我的心跟着